

林丹汗八大斡耳朵与察哈尔本部

宝音初古拉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察哈尔本部是从“好陈察哈尔”演变而来的蒙古可汗斡耳朵直属部众。达赉逊汗率左翼南下兼并朵颜三卫的构成中察哈尔本部得到了扩充。在土蛮汗时期, 察哈尔本部已有控弦五万, 是蒙古诸部中最强大的群体了。林丹汗在蒙古左翼与努尔哈赤较量, 最后以失败告终后率领察哈尔本部西迁。在此过程中察哈尔本部不断扩张。本文对这一时期的察哈尔本部的内部结构、组织形式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 林丹汗; 察哈尔本部; 八大斡耳朵; 八大太后; 察哈尔本部六个万户(固山); 兼并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好陈察哈尔”为蒙古皇室私人属民。察哈尔万户内部有可汗斡耳朵直属察哈尔本部和察哈尔万户所属八部之划分。随着察哈尔万户的不断发展, 察哈尔万户所属各部以各自的大台吉为单位相对独立。原本归属蒙古大可汗亲领的克失旦、卜尔报等一些直属机构(部落), 也先后被分封给可汗子孙名下而演变成察哈尔万户所属部落群体的成员。分封所带来的察哈尔万户内部结构的变化, 使蒙古大汗不得不重新调整和强化皇室直属本部, 以此来保证自己的权威。原来只担任皇室起居和保卫职责的好陈察哈尔在这种情况下有机会得到加强和发展, 逐渐变成了身兼各种职责的皇室忠诚奴仆和骁勇善战的摆都拉双重身份的可汗随从。他们成为在察哈尔八部以外独立存在的, 受可汗直接率领的, 具有最强大势力的特殊组织群体。从此, 一般情况下不再以好陈察哈尔命名, 而是以可汗的直属察哈尔本部出现。它就是在北元后期, 察哈尔汗保持至高无上的地位和行使大汗权利的一把利剑——察哈尔本部。

《辽夷略》载:

自宁前而东, 我边地渐广, 则广宁、锦、义诸堡矣, 距塞外者皆朵颜诸部也。其酋曰土蛮, 号老王子。子九, 自长男扯臣而下, 曰委正黄台吉, 曰额参台吉, 曰锁迷台吉, 曰歹青台吉, 曰琵琶台吉, 曰莽官儿台吉, 曰卜言大台吉, 曰桑阿儿赛台吉。今诸酋皆虎墩兔寨约束之。牧地直广宁, 去塞十余里, 而市赏皆广宁镇远关。扯臣长男曰莽骨速台吉, 即虎墩兔寨之父也, 二子, 一为愁, 约束诸部。而次曰抄兔黄台吉, 兄弟约兵三万余骑。次男曰毛起炭, 存, 而有一子曰脱脱亥, 其骑亦有五千。此莽骨速之派为独盛而制诸部也。虏中称愁如称帝。委正故, 二子, 长伯言, 次伯言大, 而约兵三千余。额参台吉故, 仅一子曰召克太, 绝矣。锁迷之子长麦力根, 次哈大, 亦拥骑二千余。歹青之子二, 曰孛赖, 曰黄台吉, 俱在, ……亦兵约二千余骑也。琵琶之子曰克什兔, 曰阿败, 约兵千骑耳。其莽官儿尚存, 而有子曰伯言兔, 亦约兵千余骑。卜言太存, 有三子, 长色令, 次拱赤, 三把兔儿, 而兵数亦与琵琶同。桑阿儿赛存, 生子四……拥骑三千余, 而视莽官、琵琶、卜言太三部差雄矣。计土蛮之派凡二十一枝, 俱帝虎墩兔寨。愁兵不下三万, 而合诸酋兵又几二万, 是以为土蛮之种强矣。

以上是关于察哈尔本部势力的确切记载, 也就是我们要研究的察哈尔本部——“好陈察哈尔”。卜延汗自然从土蛮汗手中继承了土蛮汗所属察哈尔本部再传到其孙林丹汗。这期间, 察哈尔本部似乎都是平稳过渡, 没有多大的增减。

《武备志》所引《兵略》载:

老王子土蛮故。生七庆哈, 故。生挾桑兔, 故。生虎墩兔哈, 存, 袭王, 小名民旦, 部落三万有余。

这是林丹汗继承汗位之初关于察哈尔本部的记载，基本保持土蛮汗时期的“憨兵不下三万”的原始状态。并且按照北元继承汗位的传统，皇位更替时新汗有权占有前任可汗的直属属民和军队。这种情况在史料记载中也得到印证。

《辽夷略》载：

其酋曰土蛮汗，号老王子。九子……今诸酋皆虎墩兔憨约束之。……俱帝虎墩兔憨。憨兵不下三万，而合诸酋兵又几二万，是以为土蛮之种强矣。

说明土蛮汗所有的一切，包括他子孙的所属军队在内，都被林丹汗所控制，归他所有。

林丹汗从登基伊始，就与察哈尔内部的分裂作斗争，从兼并实纳明安部开始，他就热衷于察哈尔本部的扩大和强大。随着林丹汗不断用武力吞并不驯服的所属部落，察哈尔本部以惊人的速度壮大起来。

《金轮千辐》载：

“lindan quduγ-tu ananda kemekü usun luu *eriltai*.arban γurban nasun daγan kilingtū kemekü modon luu *eril* nōgōge on qan sayubai. Naiman otoγ čaqar tümen-i barayun *eregün* γurbayad tümen bolγan *erasaeru* abay-a qara neretü aγulan-dur čaγan qota barieru , *eriyuyan* tümen qadan čerig-iyer erkesin küčün tegüsün törü-yi tobčilan abai.”^[1]

译文：林丹汗以阿南达之水龙年生，十三岁乞岭图之木龙年的次年登大位。他把八鄂托克察哈尔分治左右各三万，在阿巴亥哈喇山中建白城而用六万矫健之军守护着，傲视天下而驻。

这里该书作者答里麻，把察哈尔本部误做林丹汗所属察哈尔八部。其实不然，林丹汗把直属察哈尔本部划分为六万才正确。林丹汗西迁时跟随他的只有察哈尔本部和南察哈尔部的阿喇克绰特部（包括部分多罗特部）、克什可腾部及敖汉奈曼的部分民众，还有被他兼并的喀尔喀部部分部众。

林丹汗在自己直属察哈尔本部内设置左右翼六万户的过程可能始于驻牧西喇木伦河时，但是绝不是西迁以前一次性完成的，而是西迁过程中逐步完成的。但后来在战争中有些万户受到重创，林丹汗西迁青海时好象又把六万户调整为四万户了。因受到爱新国八旗建制的影响，在当时的满、蒙、汉文记载中把林丹汗察哈尔本部的“万户”称作“固山。”这些“固山”就是指《金轮千辐》中所记载的察哈尔六个万户。

《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

oom sawasdi šiden. Čaqar-yin qaγan-ača oyierang-yin qoba-yin kübegün tungnaγ-a bosču irebe. nutuγ-inu del qoyas-tu kürčü irebe genem. angγayai neretü kümün qoyar *erayun* turšiyul inayši mordaba. genem. čerig-iyen urid mordoeru ger-iyen qoyin-a-ača negüeru ierayur-un nutuγ-dan oruy-a geeri yabunam genem.*eriyuyan* qušiyun-i qatun-i γool –un dertegе. qaγan-u ger-eče naiman edür naiman šöni güylgeeru kürkü genem .tere *eriyuyan* qošiyun-i inayši γarqula, čaγan sara-yin uridu sara-du γarqu.tere γool γayča tere sara-du kürkü genem .inatu *eriyuyan* qušiyun-i ayta-inu *erud* turaqan-dur üküeru .ayan-du mordaqula *eriyuyan* qušiyunai *eriyuyan* mingγan čerig mordaeru yabunam genem. nutuγ-inu inayši ireeru bayinam yayakiqui qaγan-u gegen-e medekü bayinam.^[2]

汉译：愿吉祥！从察哈尔汗处委正所属蒿巴之子桐那嘎逃来。据他说：‘其营地已抵达跌勒浩雅思处。称做昂噶盖的人率领二百人的哨探已经往这里出发。大部队先出发，斡耳朵等家室跟随其后，要迁来其故地居住。其六固山在黄河彼岸处，离可汗斡耳朵有八昼夜行程之遥。若想把这六固山迁移到黄河此岸，只能在腊月时才能实现。因为那条河只有在腊月时封冻。黄河这边的另六固山的马匹受雪灾影响损失严重。此次出征只有黄河这边的六固山的六千兵马前来。据说已临近我处，如何是好？由汗定夺吧！。

档案中明确指出林丹汗西迁后的察哈尔本部由六固山（万户）组成，并且每个固山分左翼和右

翼。这种情况在林丹汗于 1632 年远征孛罗科尔沁和阿巴亥部时也出现过。林丹汗率察哈尔本部六万户远征漠北途中其左翼万户于 1632 年七月初七日突然受到茂明安、四子部、乌喇特部和阿巴亥等部的伏击，林丹汗急忙率察哈尔右翼万户解救，双方互相残杀，损失惨重。

《明清史料》兵科抄出宣镇监视太监王坤九月十二日题本：

“九月初五日，据独石口城守备陈上表禀称：据北栅口夜不收任国臣报称，有一骑马鞑子随带弓箭到边，役随即前到栅口收获，到城审得，夷人名叫伯言物，原系哈喇哈下夷人。于天启七年正月被插汉抢去，到营内。至今已经五年有余。今于本年七月内，有卜罗好儿慎、阿不亥夷人，撞遇插汉酋厮杀，抢去插汉阿纥合少与哈纳两营人马。插汉迎敌赶去，将好儿慎家人马也杀了许多。我根打什客台吉共十人老小三十有余，赶马二百匹往南朝逃去，行了五日，被插汉家头脑将打什客台吉赶上射死。有那八人藏入森林，将我的老婆并马匹老小孩儿尽赶回去。我用箭射死一个鞑子，得脱身出来。原骑马二匹，因无盘缠，杀了一匹，沿路寻食山梨、山葱，吃了一个月，才到边上，今来降。闻他插王子今在那里，他说要往地名克列垠呆的搬移，还要过海去哩等情。[3]

这里袭击林丹汗察哈尔的科尔沁并非嫩科尔沁。此时的嫩科尔沁部与爱新国兵西征察哈尔一无所获，远在右翼。而林丹汗北征漠北孛罗科尔沁和阿巴噶部的途中遇到他们的袭击，“有卜罗好儿慎、阿不亥夷人，撞遇插汉酋厮杀，抢去插汉阿纥合少与哈纳两营人马”。

这里我们要研究的是林丹汗察哈尔本部的结构。上述资料中所出现的“阿纥合少”和“哈纳”两营及察哈尔左右翼才是我们在这里所研究的对象。

蒙古语中岁数大或大者曰“aq-a”（阿哈等于汉语的哥）。此处出现的“阿纥”显然是蒙古语之“阿哈”。“合少”者显然是指固山（qošiγu）。“阿纥合少”就是“阿哈固山”，是察哈尔本部六万户之大万户“aq-a tümen。”与此相对的还有察哈尔本部万户中的“寔土蛮”。蒙古语中弟叫做“degüü”，“寔土蛮”之“寔”是蒙古语弟弟之意，含有“小万户”的意思。察哈尔本部的户册中记载：

寔土门固山下多尔济达尔汉、多尼库鲁克。[4]

“寔图门固山”无疑就是指寔土蛮万户。察哈尔本部的万户中与“阿纥合少”地位相等的还有“高尔图门”和“哈纳固山。”蒙古语中把中心或中央叫做“γool”（高尔或高勒）。高尔土蛮就是中心万户之意，是与上述大万户和小万户相对而言的。察哈尔户册中：

中土门固山下巴图鲁噶尔马济农[4]。

《清太宗实录》也载：

管高尔土门固山事察哈尔汗福晋来谒上。[5]

天聪八年闰八月十八日管高尔土门旗事察哈尔汗福晋来见汗，并进献起花鞍、银桶、金杯、貂皮裘、琥珀数珠、珍珠数珠、汗赐宴。察哈尔汗属下寨桑滚出斯僧格曾娶此高尔土门福晋。汗谓诸贝勒大臣曰：“该滚出斯僧格叛其主后，又擅娶其主之福晋，非臣子之义”遂勒令离异。赐清山羊百只。[6]

这些史料无可否认地证明察哈尔本部中有一个“高尔土蛮”的中心万户的存在。

“哈纳”是蒙古语“可汗”或“汗”之音译。

《明清档案》中说：

有卜罗好儿慎、阿不亥夷人，撞遇插汉酋厮杀，抢去插汉阿纥合少与哈纳两营人马。[3]

明显，“哈纳”一营与我们刚考证过的“阿纥合少”同样，也是察哈尔本部的万户之名，就是“哈纳固山”——“qayan-u tümen”（可汗万户）。关于“哈纳”固山的资料除《明清档案》以外别处再也没有出现。但我们可以从其它万户的情况来推测很有可能是林丹汗八大太后中地位显赫，倍受林丹汗宠幸的苏泰太后所管领的万户就是这个“哈纳土蛮万户”。

上述四个万户以外，在察哈尔本部的六个万户中还有中军万户和阿喇克绰特万户。这在以下史

料中得到印证。

《察哈尔官员花名册》中

巴牙喇科诺特固山下德参庄。[4]

“巴牙喇”是满语，中军或护卫军之意。“科诺特”是蒙古语，“kündü”，一般指铁甲军“kündü čerig”，是皇帝的直属护卫军。“巴牙喇科诺特固山”无疑是林丹汗的直属中军万户。天聪七年正月“初四日。察哈尔汗属下两翼巴牙喇统领大臣塔希海虎鲁斯寨桑率二十人携马百驼二十逃至。问其来归缘由，奏言：

本部内乱。又有一坊主绰克图斋桑移营时，察哈尔汗斥其移居伊地，以致所属部落困穷，遂射毙绰克图斋桑所乘之马褫其职。我思彼待属下类皆如此，闻天聪汗至公养人，是以来归。[7]

这是林丹汗于1632年在漠北与孛罗科沁等部打仗时统领巴牙喇科诺特固山的将领，打了败仗后畏罪潜逃，来投奔爱新国的状况。

关于“阿喇克绰特万户”的记载在史料中只出现过一次。

《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载：

Om suwasdi šidem.sečen qayan-u gegen-e ayiladqamoi: erinong-un bayatur oyierang dayurisqu yurban erayun kümün čaqar-tu turšiyul ečigsen .čaqar-un čerig mordaysan qoyiyur alayčiyud-i tobtulaeru alayčiyud deger-e sayuysan qayan-i qatun-i barieru .em-e kübegün-i čabčieru ger mal-inu tüyimerdeeru qayan-i qatun-i abuyad bayatur oyierang dayurisqu čayaerai mergen kiy-a-yi qostai yayarayuleru čaqar čerig mani erüg mordaba.ser-e geeru eraruysan tere keke-yi sonosuyad[8]

汉译：愿吉祥！尊奏天聪汗陛下：听说济农属下巴哈太委正达古哩思瑚者率领三百人往察哈尔方向哨探，趁着察哈尔的空隙，袭击阿喇克绰特部，俘虏了掌管阿喇克绰特之可汗太后，并杀戮其妇幼，抢掠了其牲畜，携带太后撤走，急忙派遣察哈寨莫尔根恰侍卫，往报（其家里人）察哈尔冲着我们去了，要警惕！

林丹汗西迁以前曾经兼并所属察哈尔部的一些部落，其中就包括阿喇克绰特部和克什可腾部。显然他在西迁过程中把阿喇克绰特部编入了察哈尔本部的六万户中，把阿喇克绰特部置于八大太后的管领之下。

以上是好陈察哈尔本部西迁后的内部结构和察哈尔本部的六个万户情况。

到林丹汗末年为止，好陈察哈尔归属可汗各斡耳朵之主——皇帝后妃的这一老传统毫无更改。

《山中闻见录》载：

林丹汗“徙帐压宣、云迤北，拥有八娘子各统部落，首领曰宰生。[9]

林丹汗的大太后是囊囊太后，名为德勒格德勒“dlegdle”[10]，又名娜木钟[11]，她主管上述阿纥土蛮万户事。

《金轮千辐》载：

ligden qutuγtu-yin dlegdle tayiqu,sütai tayiqu yeke bay-a qoyar qatun,ezi qongyor, abani qoyar kinerin kübegün。[10]

汉译：林丹虎墩兔慈有德勒格德勒太后、苏泰太后大小二福晋，额哲孔果尔和阿布鼐二子。”

囊囊太后乃察哈尔汗多罗大福晋，汗宜纳之，不可嫁给他人。[12]

囊囊太后者含有汉语娘娘皇后之意，是可汗后宫正室。太后者皇妣也。《蒙古源流》中把囊囊太

后误意为林丹汗第二太后。“[太宗]皇帝收纳了[林丹·忽秃图合罕的]第二夫人囊囊太后”。[13]额哲在林丹汗之后是否即位，没有历史记载，不能猜测，但是额哲之全名称为额尔克孔果尔额哲。额哲是否是额真（主子）之意，还是其名字的一部分也不得而知。

林丹汗去世时，管领林丹汗大斡耳朵的察哈尔——阿纥土蛮万户的宰桑是索诺木台吉恰，是林丹汗末年察哈尔本部的大宰桑之一。

察哈尔汗另一妻囊囊太后、索诺木夏台吉率其一千五百户先来降，已至国境。[14]

可见索诺木台吉是阿纥土蛮万户的管领。察哈尔第一万户的规模很大，在逃散，动荡中来归附爱新国时也保留相当的规模。其斡耳朵的随从大臣多达三十人。

囊囊太后、索诺木台吉侍卫属下有：马寨不库、吴邦和硕齐、袞楚斯车臣、祁他特台吉、班第思希布、苏兰古英、波木博达尔汉、通噶尔喀尔察海、巴牙尔图、彻胡沙济、杜喇尔寨桑、塔尔济库鲁克、海色伊尔登、额伯特依古英、达赖侍卫、索诺木达尔汉、道唐、布达谢礼侍卫、踏尔巴济侍卫、布颜图侍卫、古穆台吉、额尔哲依图、阿图赖扎苏尔、额尔布扎苏尔、郭尔图彻臣、苏班达喇、杜噶台吉侍卫、阿拉噶尔、祁他特侍卫大小官员。[15]

而所属部众有大斡耳朵管辖：一千五百户，男丁一千三百九十五人，家口多达五千四百三十八人。“大臣索诺木台吉侍卫携来的男丁三百八十六人，共家口一千五百四十四人；古木布台吉携来男丁三百八十二人，共家口一千四百二十四人；彻臣携来男丁三百九十四人，共家口一千五百六十二人；吴邦和硕齐携来男丁一百，共家口三百七十三人；托克托诺依杜喇尔携来男丁一百三十三人，共家口五百三十三人。以上共男丁一千三百九十五人，家口五千四百三十八人”。[16]当然这是林丹汗去世，察哈尔本部进入混乱状态四处逃散后来归附爱新国的基本情况。从这一情况我们推测阿纥土蛮万户原有的部民大概近两千户并不过分。

中心万户——高尔土蛮万户的管领者为林丹汗高尔图门太后，其姓名不详。高尔土蛮太后斡耳朵之所属察哈尔的管领大宰桑为噶尔马济农。

中土门固山下巴图鲁噶尔马济农。[17]

《清太宗实录》：

前锋将领图鲁什等至归化城，遇察哈尔国阿牙克喀塔喜木里克喇嘛宰桑、古木德塞臣宰桑、袞出克僧格台吉宰桑、恭格济农、毛海叶尔登宰桑、叟格都喇尔宰桑、忒济叶祜伊特格尔图宰桑、噶尔马青山宰桑、卓礼克图卫宰桑同察哈尔汗妻高尔土门福晋率一千二百户来降。[18]

此时管领该万户察哈尔的大宰桑噶尔马宰桑不与他们在一起。所以高尔土蛮万户的属民并不止是这些。

《清实录》载：

以察哈尔来归各官，分隶八旗赡养。正黄旗者，阿牙克喀塔喜木里克喇嘛寨桑、古木德塞臣寨桑，男子二百四十五，驼二百四十二，马一百八十，牛三百七十六，羊二千二百七十。隶镶黄旗者，博尔库，男子二百七十三，驼……。隶正红旗者，毛海叶尔登寨桑，叟格都喇尔、塞冷，男子二百三十三，……。隶镶红旗者，班珠杜棱、布颜代，男子二百六十八，……。隶正蓝旗者，兀伯类扎萨古尔、达尔马和硕齐，男子二百六十四，……。隶镶蓝旗者，顾实寨桑、喇户，男子二百四十七，……。隶正白旗者，卓果诺寨桑，男子二百四十一名，……。隶镶白旗者，额林臣戴青、多尔济塔苏尔海、达赖都棱，男子二百四十九，……。[19]

这是爱新国把高尔土蛮万户男丁编入满洲八旗的情况。可见，该万户所属男丁多达 2000 名，远远超过了阿纥土蛮万户之 1395 丁。噶尔马济农所带来的部众到底有多少不详，史料没有具体记载。

哈纳土蛮万户是林丹汗三太后苏泰太后所掌管的万户。天聪九年六月初七日：

察哈尔蒙古来归时，进略大同、宣府等地二三次，多有俘获；招降察哈尔汗四大臣、一福晋、千余户，并携之

已归；有闻出征诸贝勒招降察哈尔汗三福晋及其子孔果尔并部民，已将送至。[20]

这里所说的一福晋为囊囊太后，三福晋是指苏泰太后。天聪汗在复朝鲜国王李倭的文书中亦称苏泰太后为三福晋。

哈纳土蛮万户在察哈尔本部的六万户中规模最大。《清实录》中所载的额哲属下大臣多大六十八名，部众除跟随额哲以外还有一部分跟随该斡耳朵宰桑遣往鄂尔多斯的也有一千二百户。这是林丹汗去世以后在混乱局面中保留的最完整的察哈尔万户之一。其属下大臣有：

于是，额哲部下群臣额齐格顾实、多木藏顾实、额齐格喇嘛、达尔汉喇嘛、阿木出忒喇嘛、卓礼克图格龙、俄克绰特巴俄木布、朱成格达尔汉诺颜、额布格寨桑、布克杜棱诺颜、巴牙思户达尔汉塔布囊、达赖浑津、布泰阿噶喇户、琐诺木卫寨桑、额参塞臣、额尔克楚虎尔、阿齐图太锡、波罗库鲁克、巴特玛都喇尔、扎唐伊尔都齐、苏朗察尔庇、毕木布寨桑、都棱大云、俄思户布都马尔、图巴太锡、摆户寨桑、塞冷叶尔登、祁他特西格津、尹图寨桑、褚阳寨桑、波布达雅齐、塞冷古英、萨马克谈古英、喀木卫达尔汉、达尔马台吉、巴雅海塔布囊、通阿寨桑、囊努克台吉、吴尔赛图古英、达鲁齐诺颜、阿拜泰台吉、萨代寨桑、阿津泰达尔汉寨桑、朝科、卿礼、巴特玛寨桑、古木台吉、吴巴什苏朗、辛达孙古英、波格勒寨桑、库图克达尔汉、讷木汉达尔汉、扎萨克古英、西达布都马尔、绰思熙札萨古尔、琐诺木札萨古尔、俄齐尔札萨古尔、海赖札萨古尔、巴达札札萨古尔、博尔达札萨古尔、巴颜图寨桑、土巴台吉、多尔济冰图、土轮齐达户、占泰寨桑、翁讷和寨桑、苏朗塔布囊、博洛尔泰喀萨克等，率其部民一千户归降。[21]

这仅仅是额哲身边的大臣和部众。此外还有驻鄂尔多斯地方的部民也被爱新国多尔袞等发现并夺回。在鄂尔多斯处的额哲部民有：

于是，以数开报，遣往鄂耳朵斯部后，察哈尔额尔克楚虎尔妻及部民、达云绰尔济、伊腾格尔图、额尔克多克欣、多诺依达尔汉塔布囊、托托霍都喇尔寨桑、劳汉俄尔罗克诺颜、布多依色臣、额尔克俄尔罗克、僧格斋桑、古鲁古英、索诺木夏诺颜、色臣卓礼克图、门德黑塔苏尔海、僧格塔苏尔海、朱拉图巴图鲁侍卫、布尔噶图伊腾格尔图、吴哈纳特伯里虎、额墨格依墨尔根侍卫、巴图杜喇尔、沙里额尔克古英等群臣将千余户之一切诸物，俱已送至。[22]

下令鄂尔多斯济农送还，并且送到爱新国的当天以补缺为名把额哲直属这一部分哈纳土蛮万户的察哈尔八百名男丁分入八旗豢养了。

初九日。以鄂尔多斯济农处携来察哈尔人，补各旗之人员缺少者：正白旗得巴郎伊特格尔图下男丁一百六十名；镶白旗得伯奇寨桑下男丁一百六十名；正蓝旗得吴纳噶下男丁一百五十一名；镶蓝旗得托托果杜拉噶下男丁一百五十名；镶红旗得古穆格依扎萨古尔下男丁一百六十一名。[23]

遣驻鄂尔多斯济农处的哈纳土蛮万户大臣有 21 名，户数千余户，与额哲身边的户数相当，其大臣和部众俱被编入八旗。所以我们认为哈纳土蛮万户才是察哈尔本部六万中的名副其实的核心万户。

宴土蛮太后是林丹汗察哈尔本部之宴土蛮万户的掌管者，其名不详，在史料中与高尔图门太后一样把她也以所管之万户命名。察哈尔本部的户册中记载

宴土门固山下多尔济达尔汉、多尼库鲁克。[4]

此二位大臣是宴土蛮万户察哈尔的管领宰桑，是林丹汗末期察哈尔四大寨桑之二寨桑。

二十二日。将自察哈尔来附诸大臣、人民，均分隶八旗。给正黄旗者：都喇尔达尔汉贝勒、德参庄、讷固德依扎萨古尔斋桑、阿尔噶寨桑、萨木寨桑、朱尔车德依扎萨古尔寨桑、布拉克寨桑、奎肯扎萨古尔寨桑、佳汉寨桑、额尔赫寨桑、叶苏德扎萨古尔寨桑、巴琿寨桑、额依图寨桑、巴特玛寨桑、多尔济寨桑、扎萨古尔寨桑、拉玛喜希布扎萨古尔，共男丁一百一名。

给镶黄旗：色陵塞臣寨桑、阿尔萨霍墨尔根、额木布达尔汉喇嘛、布达希礼寨桑、乌尔济斯夏布寨桑、桑哈尔寨楚赫胡尔、巩格台吉、巴图扎萨古尔、衮齐特夏台吉、博辛杜喇夏、超寨希隆格、共男丁三百六十五名。

给正白旗者：齐塔特彻尔伯依寨桑、巴岱库隆寨桑、吹尔扎木苏塔布囊扎萨古尔、阿玉希台吉、乌孙代杜喇噶

尔扎萨古尔、巴扬爱扎尔固齐、共男丁一百十八名。

给镶白旗者：额齐泰寨桑、诺木图扎萨古儿、满都扎萨古儿、托津泰扎萨古儿、托萨扎萨古儿、额木布寨桑、额尔布希扎萨古儿寨桑、满都孙扎萨古儿、白希库隆寨桑、海桑特伯勒呼，共男丁四百五十七名。

给正红旗者：袞楚克寨桑、道泰寨桑、托克拖寨桑、伊客土夏扎萨古儿、吴巴希、俄克冲寨桑、古鲁扎萨古儿寨桑、冲果儿代寨桑、达颜扎萨古儿、俄齐尔寨桑、翁阿代寨桑、代噶尔塔布囊寨桑、共男丁四百三十七名。

给镶红旗者：巴木布寨桑、扎木苏寨桑、古苏泰寨桑、山津扎萨古儿、泰丹扎萨古儿、吴伯黑色臣、吴木秦绰尔济台吉、桑阿尔寨塔布囊、托礼和硕齐、绰尔济寨桑、共男丁三百二十一名。

给正蓝旗者：绰尔门寨桑、拉唐寨桑、塔达扎萨古儿、查哈尔扎萨古儿、辉朗寨桑、索宁扎萨古儿、共男丁四百三十六名。

给镶蓝旗者：色冷布都玛儿寨桑、萨噶布古英扎萨古儿、沙木巴和硕齐扎萨古儿、额根达尔汉寨桑、索诺木塔布囊寨桑、戴青囊苏、萨玛克坦达尔汉喇嘛、巴特玛达尔汉寨桑、共男丁一百七十六名。[24]

据以上史料统计和窦图门万户一起归附爱新国的察哈尔被编入八旗的察哈尔男丁有 2411 名，大臣有 79 名之多。其中大部分是窦土蛮万户所属民众以外还有林丹汗中军万户和阿喇克绰特万户等部的成员。从《钦定八旗志》和《十七世纪蒙古文书档案》的记载看，这些人几乎全部被编入八旗蒙古。

种种迹象表明，林丹汗在西征青海的途中病逝时就在窦土蛮万户太后斡耳朵里。一、中军万户的管领者德参庄与窦图门万户一起归附爱新国。中军万户是可汗直属军队，平时护卫大汗的御林军。在西征途中林丹汗以窦图门万户和中军万户充当其西征大军的中路军无疑。二、察哈尔的首位四大宰桑和多数大臣都云集窦土蛮太后万户中，后来与窦图门太后一起来归附爱新国。林丹汗在西迁青海的征途中明显以窦图门斡耳朵当做其指挥中心。我想这些并不是归附爱新国时的偶然的巧合，正是说明林丹汗临终时就在窦图门万户斡耳朵的迹象。

掌管阿喇克绰特部的太后名不详。该太后被漠北某一部落俘虏以后失踪了。1631 年林丹汗率察哈尔部队出征之际，阿鲁部一名济农派遣三百人组成的哨探，对其后方的阿喇克绰特部进行袭击，把阿喇克绰特部奥鲁中的老弱妇幼斩尽杀绝后，携带林丹汗管领阿喇克绰特部事的太后扬长而去。从此林丹汗六万户之一的阿喇克绰特部不成形了。1632 年土巴济农北遁，林丹汗妹婿杀害桑哈儿寨济农以后逃入明边。脑毛大之孙桑哈儿寨洪台吉在林丹汗西迁以前掌管阿喇克绰特部，因为他被牵连到敖汉、奈曼二部与爱新国联盟之事，同克什可腾部一起受到林丹汗的讨伐，从此阿喇克绰特部失去相对独立的地位，在西迁过程中逐渐被合并到察哈尔本部。被杀的桑哈儿寨济农很有可能就是脑毛大之孙阿喇克绰特部首领桑哈儿寨。[25] 因为他在脑毛大之后一直是林丹汗身边的权臣。

林丹汗在上述五位太后以外还有三位福晋。她们分别是苏巴海太后、伯奇太后，俄尔哲依图太后。她们三位所管领的部民不详。其中地位略高者为苏巴海太后，她曾经享受单独谒见天聪汗并被赐予大宴招待。

十月十五日。召察哈尔汗之妻苏巴海太后入汗室，赐大宴。[26]

可见她也是林丹汗大福晋之列。其余二人则好象是位居妃子之列的年轻女子。

“豪格贝勒欲娶察哈尔汗福晋伯奇太后，阿巴泰台吉欲娶察哈尔汗福晋俄尔哲依图太后，奏闻于汗。汗与诸贝勒商议，诸贝勒皆以为善。于是定议。命豪格贝勒娶伯奇太后，阿巴泰贝勒娶俄尔哲依图太后。[27]

俄尔哲依图太后为阿巴泰元配亡妻妹，位居其下的伯奇太后可能更年轻，或者就是“妃子”太后，或者是黄金家族以外蒙古某一部落首领之女，享有“beki”别乞尊号者。

林丹汗有一个杪图台吉的弟弟，其下落不明。此外察哈尔本部还有两位地位颇高的公主，都是林丹汗的亲妹，黄金家族的金枝玉叶。大公主为兀浪哈大公主，二公主为太松公主。大公主前夫曾经是林丹汗最得力的助手，统领察哈尔本部中军万户的贵英恰。

憨之幸臣贵英恰，其部曰朗素，尤桀骜自重，不与诸名王狎。[28]

察哈尔万户兀鲁特部之叛变与他横行霸道的行为有直接的关系。[29]崇祯八年在林丹汗西迁过程中贵英恰进入明边与明方谈判，住处发生火灾被烧死。《山中见闻录》：

春，插汉遣百人讲于新平堡，贵英在焉，守将醉之神庙中，夜燔之，插汉怒。[30]

《崇祯实录》：

插汉贵英恰为虎墩兔憨婿，狡猾善用兵，既死新平堡，其妻兀浪哈大率众自得胜路入犯。[31]

显然贵英恰是林丹汗妹婿，在林丹汗一朝中举足轻重的实力派权势人物。

二公主太松因财产富裕而且属部众多，成为爱新国高级官员们的争抢对象。其原来丈夫可能就是杀害桑哈儿寨济农后逃入明边的林丹汗妹夫。他于1632年在林丹汗北征漠北期间逼走留守漠南的土巴济农，又杀害桑哈儿寨济农，似乎是企图政变未遂，逃入明边后失踪了。归附满清后把太松公主嫁给爱新国大贝勒代善为妻。

大贝勒闻察哈尔汗女弟太松公主富裕，欲娶之，以报汗知。汗允之娶。大贝勒以奉汗命娶太松公主礼，于汗营前设黄幄，两侧各设青幄，汗左侧远处，为诸福晋设黄幄一，两侧各设白幄，宰马一、牛二十、羊六十，备酒百瓶，具盛宴。[32]

察哈尔汗妻苏泰太后率察哈尔汗二女弟及察哈尔部诸大臣妻向汗跪，苏泰太后自跪处起立进前时，汗起迎，出幄，互相跪见，行抱见礼。察哈尔汗子额尔克孔果尔率本部诸大臣遥跪，稍前一拜，又进前跪拜，行抱见礼。[33]

说明林丹汗之两个妹妹跟随苏泰太后归附爱新国的。

林丹汗共有二子二女。苏泰太后所生额尔克孔果尔额哲为其长子。囊囊太后所生阿布鼐为其次子。《蒙古源流》说：“[额尔克·孔果尔的]弟弟名叫阿布奈，是囊囊太后在[林丹·]忽秃图合罕去世后的当月生下的”。[13]此外还有窦土门太后所生公主和囊囊太后所生公主。

囊囊太后为蒙古阿不垓部多尔济额齐格诺颜之女，其父号称额齐格诺颜就是来源于此。《清史稿》载：崇德元年封五宫后妃：

科尔沁部贝勒莽古思之女哲哲，为清宁宫中宫皇后；科尔沁贝勒宰桑之女海兰珠，为关雎宫东宫宸妃；阿霸垓郡王额齐格诺颜之女娜木钟，为麟趾宫西宫贵妃；阿霸垓塔木囊博第塞楚祜尔之女巴特玛璪，为衍庆宫淑妃；科尔沁贝勒宰桑之女布木布泰，为永福宫次西宫庄妃。[34]

崇德五宫后妃中麟趾宫西宫贵妃娜木钟和衍庆宫淑妃巴特玛璪，分别是林丹汗囊囊太后和窦土门太后。《清皇室四谱》的作者认为西宫贵妃和次东宫淑妃就是归嫁皇太极的原林丹汗的两位福晋。他认为贵妃所抚养的蒙古之女淑济于崇德八年正月嫁给德参济王之子噶尔玛；淑妃所抚养的蒙古女于崇德五年正月嫁给睿亲王多尔衮[35]。此二女乃二位太后带进宫的林丹汗之二女也。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也载：

皇太极在盛京立五宫‘一后四妃’，都是蒙古族，都姓博尔济吉特氏，分属蒙古科尔沁和察哈尔部。皇后为蒙古科尔沁贝勒莽古思的女儿。还有四位皇妃：第一位是关雎宫（东宫）宸妃，是皇后的侄女，也是永福宫庄妃的姐姐。第二位是麟趾宫（西宫）贵妃那木钟，为蒙古阿霸垓郡王额齐格诺颜之女。他原是蒙古林丹汗囊囊福晋，那木钟福晋生下一子名博穆果尔和一女。她的儿子博穆果尔及其王妃日后演绎出一段离奇的故事。第三位是衍庆宫（次东宫）淑妃巴特玛·璪，原是察哈尔林丹汗的窦土门福晋。林丹死后，她携部众来归，被皇太极纳娶。她抚养蒙古一女，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娶焉。[36]

察哈尔本部所兼并的部落一览表

兼并时间	所兼并的部落	首 领	人 数	原 因
林丹汗即位之初	石纳明安	歹 青	全部近 10000 人 ①	脱离本部状态
天命七年初	兀鲁特	明 安	2000 户左右②	贵英恰的虐待
天命一一年	乌济业特	炒 花	10000 兵马③	遁入察哈尔境
天明一一年	弘济喇特	宰 塞	约 7000 人④	亲近爱新国
天聪元年	敖汉	索诺木杜棱	约 5000 人⑤	自愿投奔
天聪元年	奈曼	袞楚克	约 5000 人	自愿投奔
天聪元年	克什可腾	不详	二克什可腾之一	亲近爱新国
天聪元年	阿喇克绰特	桑哈尔寨	约 20000 人 ⑥	西征中自然合
天聪二年	多罗特	拱 兔	约 5000 骑 ⑦	西征中自然合

注释

①《山中见闻录》之三《西人志》载“歹青以两千骑，许助兵攻建州。”其所属石纳明安部少说也有满万人。

②《辽夷略》载五路“其带甲控弦者满万，而马少不便鸣镝而驰也。”粗略估计近五千户。归附爱新国时 3000 户。

③《明熹宗实录》天启六年五月甲子条：炒花率万骑抗击爱新国，最终北渡潢水依附林丹汗。

④《辽夷略》载：宰赛……有一万五千骑强矣。一部分弘吉喇同巴林部一起投奔科尔沁部。

⑤敖汉奈曼近 20000 人，有半数以上自愿投奔林丹汗。

⑥阿喇克绰特部在察哈尔万户所属八部中势力最雄厚的部落。土蛮汗时其首领是脑毛大黄台吉，是察哈尔万户的执政扎萨克。林丹汗以爱新国的寇掠中保护明边时委派脑毛大之孙桑哈尔寨为统兵大臣。明朝为了答谢或诱惑蒙古时一般送两份礼，一份从林丹汗，另一份送桑哈尔寨。可见桑哈尔寨已代替其祖父地位。敖汉奈曼二部与爱新国拉拢关系时得到他的支持，因而受到林丹汗的惩罚。林丹汗为了阻止他们于爱新国立盟，讨伐参与与爱新国联盟的阿喇克绰特部、敖汉奈曼部、克什可腾部，把阿喇克绰特，克什可腾之一部并入察哈尔本部中。在西迁途中阿拉克绰特部已列在林丹汗八大太后之一不知名的太后名下了。

⑦多罗特部全力支持林丹汗联明抗女真的政策，它的地理位置在察哈尔部中离明边最近，与明朝的关系也是最和睦者。林丹汗兼并阿喇克绰特等察哈尔所属部落是没有碰多罗特部。多罗特部控弦 5000 人马。天聪二年皇太极袭击多罗特部的教木林战役中所获之人多说为妇幼，很明显，他所袭击的时多罗特部之后营地——“奥鲁”。此时的多罗特部兵丁跟随林丹汗与右翼作战。归附爱新国时多罗特部以察哈尔本部名义投奔爱新国，没有建立单独的扎萨克旗，从此多罗特之名消失。显然它融合到察哈尔本部中了。

参考文献

[1] 达尔麻著，乔吉校注. 金轮千辐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0. 132,

[2] 李保文. 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 [M]. 第 60 件档. 172—173.

[3] 明清史料 [M]. 乙编第一本. . 95. 106

[4] 清初内国史院档案译编 [M]. 上册, 所引《察哈尔本部官员花名册》. 106.

[5] 清太宗实录 [M]. 天聪八年闰八月辛丑条.

- [6]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M].105.
- [7]清初内国史院档案译编[M].10.
- [8]李保文.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M].第20件档,.63—64.
- [9]彭孙贻.山中见闻录[M].三,《西人志》,辽宁省图书馆影印本.
- [10]达尔麻著,乔吉校注.金轮千辐[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134.
- [11]清皇室四谱[M].卷二.
- [12]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M].上,179.
- [13]乌兰.〈蒙古源流〉研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0.473.
- [14]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M].上,169.
- [15]清初内国史院蒙古文档案译编[M].175—176.
- [16]清初内国史院蒙古文档案译编[M].176.
- [17]清初内国史院蒙古文档案译编[M].105.
- [18]清太宗实录[M].天聪八年七月乙酉条.
- [19]清太宗实录[M].天聪八年闰八月己亥条.
- [20]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M].上册,171.
- [21]清太宗实录[M].天聪九年,五月丙子条.
- [22]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M].上册,168—169.
- [23]清初内国史院蒙古文档案[M].193.
- [24]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M].上,132—133.
- [25]十七世纪蒙古文文书档案[M].第四十一件档附录部分,.123.此外还有一位桑哈儿寨,是林丹汗叔叔,目前的史料条件很难分别两个桑哈儿寨.
- [26]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M].上,202.
- [27]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M].上,195.
- [2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M].卷十一,壬戌,九月至十二月条;《山中见闻录》之《西人志》.
- [2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M].卷十一,壬戌年九月条.
- [30]彭孙贻.山中见闻录[M].三,《西人志》.
- [31]崇祯实录[M].崇祯元年五月丁亥条.
- [32]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M].上,193.
- [33]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M].上,192.
- [34]清史稿[M].卷二百十四,《后妃传》.
- [35]姜相顺.清太宗的崇德五宫后妃及其他[A].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C].124.
- [36]阎崇年.正说清朝十二帝[M].“一后四妃,笼络蒙古”,中华书局,2005.38.

The Big Eight Ordos of Ligden Khan and the Chakhar Tribe

Buyanchugla

(Center for Mongolian Studie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Ho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The Chakhar Tribe is a group of people who belonged to Ordo or palace of Mongolian kings, is from "

Haguchin Chakhar ". The Chakhar Tribe was expanded when Dalaishun Khan invaded to the south and mastered the Three Guards of Doyan. At the time of Tumen Khan, the Chakhar tribe had five hundred thousand soldiers and became the most powerful one among the Mongolian tribes. Ligden Khan fight against Nurhachi with the help of the Left Wing Mongols, but he was defeated and moved to the west with the Chakhar Tribe. During this time, the Chakhar Tribe was also expanded continuously. In this paper, we have done some first studies o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rganization forms of the Chakhar Tribe of the very period.

Key words: Ligden Khan;the Chakhar Tribe;the Big Eight Ordos;the Eight Queens;the Six Wan Families of the Chakhar Tribe (Gushan);Uniting

收稿日期: 2006-05-23;

作者简介: 宝音初古拉 (1964—), 男, 蒙古族, 内蒙古兴安盟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蒙古史研究。